



战场,每个战士最向往却也最恐惧的地方。没有鸟语花香,没有温床,只有擦过耳边的子弹和漫天弥漫的硝烟。想在这里生存下去,不但要有猎豹般的敏锐,还要有猛虎般的无畏。无畏者无敌,只有真正的勇士,才能走出无尽的黑暗,才能走出无尽的硝烟。当我们的祖国遭受危难的时候,是谁冲进了炮火之中,又是谁,最终走出了硝烟之外——硝烟终将散尽。

退色的子弹★著

★利刃

硝烟散尽

XIAOYAN SANJIN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I247.5/1579

2007

战场,每个战士最向往却也最恐... 耳边的子弹和漫天弥漫的硝烟。想在这里生存下去,不但要有猎豹般的敏锐,还要有猛虎般的无畏。无畏者无敌,只有真正的勇士,才能走出无尽的黑暗,才能走出无尽的硝烟。当我们的祖国遭受危难的时候,是谁冲进了炮火之中,又是谁,最终走出了硝烟之外——硝烟终将散尽。

退色的子弹★著



★利刃

硝烟散尽

XIAOYAN SANJIN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硝烟散尽·利刃/退色的子弹著.-西安:太白文艺出版社,2007

ISBN 978-7-80680-490-2

I.硝... II.退...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VI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48696 号

硝 烟 散 尽★利 刃

退色的子弹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)

社长兼总编 李丽玮

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市毛庄印刷厂

787 × 1092 毫米 16 开 24 印张 400 千字
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80680-490-2

定价: 29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
(邮政编码:450002)

楔子(下)

北平城西南永定河上的卢沟桥，始建于金朝。桥面两侧各有一百零四根石质雕柱护栏，柱头上雕刻四百八十五个大小石狮，石狮千姿百态，无一雷同。意大利人马可·波罗将称其为“世界上最好的、独一无二的桥。”

一九三七年七月一个午后时分，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第二一九团第三营的一个排，正在卢沟桥永定河一侧的河堤上构筑着工事，并密切注视河对岸日军中国驻屯旅团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。

驻丰台的第三大队第八中队，荷枪实弹开至卢沟桥西北的龙王庙。日军派出的联络官向中方解释说，从下午六时至次日凌晨日军要进行科目为“黄昏接近敌主阵地，与拂晓时发动攻击”的军事演习，并要求通过宛平县城到卢沟桥以西长辛店。

“去他妈个演习！”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骂道，“在老子眼皮子底下搞这种演习，这不是明摆着不怀好意吗？想骑在老子头顶上拉屎撒尿，妈个X的，我看他小鬼子是活腻歪了！”随即，他立刻给三营营长金振中打电话，“三营长，你们加强营把眼珠子都给我瞪大了，小鬼子若敢挑衅，就甭跟他们废话，用大刀给我招呼！”

“是！”金振中一点都没犹豫。

二十九军不是东北军，没放几枪就丢掉沈阳的糗事，他张学良能办到，可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不行，二十九军的官兵也不行。

中方未予同意日军的无理要求，小鬼子并没有死心。既然中国人不让过桥，那便将计划调整为：在原定时间从龙王庙向东面的大瓦窑方向进行。

“妈个X的！小鬼子太他妈嚣张，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？”一名二十九军士兵眼望着耀武扬威的小鬼子，气得双眼发蓝。

“赵大虎！你小子又发什么牢骚？”少尉排长喊道。

“排长！你瞧瞧小鬼子，这不是明摆着想挨刀吗？”

“你心里明白就行，别总挂在嘴边乱嘀咕！”

硝烟散尽

“是！”

“都给我记住喽！小鬼子要是想找不自在，就别他妈手软，大刀抡圆了给我使劲砍！”少尉排长想了想，突然又道，“谁要敢后退一步，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不认人！”

日军和假想敌（由日军扮演）从容有序进行着“军事演习”，从歪把子机枪射出来的木质弹头，将对岸黄昏的夜空燃烧得异常惨亮。同时，对岸二十九军士兵的眼睛，也不停燃烧着炽热的怒火。

晚22点30分，日军前半段演习已接近尾声，第八中队中队长清水节郎下令集合队伍。就在这时，子弹撕裂空气的尖锐破空声从天空划过……

“中队长！这是实弹！”日军士兵报告。话音未落，又响起十几发子弹的破空声，昏黑的夜空，被炽热的曳光撕扯得炫目不止。“看来演习真该结束了……”中队长清水节郎想罢，对部下喊道：“派传令兵过去，告诉‘假想敌’演习已经结束了！”

“哈依！”

没过多久，一个日军士兵跑来报告说：“报告中队长！志村菊次郎二等兵不见了。该怎么办，请您指示！”

“哪你？（什么）”清水节郎回头向对岸望去，此时对岸闪动着光亮。“开始了……”清水节郎猛然说道，“立即做好迎战准备，同时把这一情况向大队长报告！”

“哈依！”

“狗日的！刚才是谁开的枪？”河对岸的少尉排长怒不可遏，手提着大刀四处寻找着肇事者。

“排长！我们没人开枪啊？不过咱们倒是想开枪，就怕给您惹事。”手下的士兵说道。

“没人开枪就好。都醒一醒，把眼珠子再瞪大点儿！今天就是困死也不许睡觉！妈的，气氛不对呀？到底是哪个混账王八开的枪？”

晚22点57分，第三大队大队长一木清直抓起电话向北平的联队长牟田口廉报告：“联队长阁下，据第八中队清水节郎报告，失踪的志村菊次郎二等兵于23点已经找到，下一步该怎么做，请求您的指示！”

“叭嘎！难道我们要对支那人说找到了那名士兵，要向愚蠢的支那人道歉吗？”

“哈依！我明白阁下的意思了，我马上部署下一步的行动。”一木的脸上闪过一丝喜悦和激动。

“你要记住！”牟田警告说，“谈判是他们政客的事情，他们愿意谈到宛平去谈吧！我们军人的任务，就是用战刀来做最后的总结！只要我们干得漂亮，田代皖一郎司令官会全力支持我们的！”

“哈依！”

“你做好准备后，把卢沟桥的营长喊出来进行谈判。记住！要迅速占领一文字山。这样，我们一旦和支那军队发生冲突，便可占据军事上的主动权。”

“哈依……”

“一木君！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”

“联队长阁下……我已经命令第八中队占领了一文字山……”

“什么？小鬼子占领了一文字山，并向龙王庙集结？消息可靠吗？”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在电话里向吉星文询问。

“报告师座，情况属实。现在小鬼子要进宛平城搜索，弟兄们都不答应。”

“不答应就对了！他当这里是什么地方想进就进？告诉弟兄们，寸土都不许退，可采取武力自卫。国家存亡在此一举，设若冲突，卢沟桥即是你们的坟墓！”冯治安撂下电话，抬头看了看日历，刚刚发生的事件是在民国26年，也就是公元1937年的7月7日。

7月8日凌晨5时，一木青直指挥部……

“大队长！支那人拒绝了我们入城搜查的请求。请问，我们是不是可以按照预订部署开始了？”传令兵向一木报告。

“开始吧！我会让支那人永远记住今天的教训！”一木青直将带着白手套的手掌，在桌案上重重一拍……

黎明前的黑暗被突如其来的枪炮声骤然驱散，龙王庙、卢沟桥附近的守军阵地，刹那间就被火焰和浓烟重重包围。

“第三大队！准备进攻！”一木从腰间拔出战刀，向中国守军的阵地用力一挥……

“排长！小鬼子动手啦！”赵大虎堵着耳朵，一边摇头挥去头上的尘土，一边向少尉排长报告。

“废话！我难道还看不出小日本进攻吗？赶紧给老子顶住，二十九军的名声不能败在咱们排的手里！”

硝烟散尽

“是！”

子弹和肉体清脆的接触声响起，后背血雾猛烈爆出，一个迎头冲锋的鬼子“嗷”的一声，从铁路桥的桥面上一头掀翻……钢盔和铁轨强烈的撞击声中，同伴翻毛皮鞋那带有钢钉的鞋底，重重踏在他的脸上。

“进攻！”小队长将战刀高高举起，一排拖着青烟的机枪子弹，毫不留情将他效忠天皇的决心搅得粉碎。

“小队长！”鬼子兵号叫一声，随后低头向中国守军的阵地不断冲击……

“弟兄们！拔刀！”少尉排长跃出战壕，从后背将二十九军那口传奇般的大刀紧握在手。

“杀……”二十九军那种特有的，在长城脚下被日本人听得司空见惯的喊杀声，再次响彻华北平原……

不过这次，小鬼子的心情没有那么复杂。他们高傲地扭了扭脖子，一种特制的金属项圈在火光中烁烁放光……

“排长！鬼子脖子上拴了狗链子！”一刀下去，砍在项圈上的钢刀刃口，迸得火星四溅……小鬼子的脑袋虽然没有搬家，可是脖子和钢刀接触的直接后果，造成了他们终生残喘在生不如死的颈椎病痛苦中。

“别砍脖子，剁胳膊剁腿！”少尉排长话音未落，一把三八式刺刀径直捅进他的软肋。

“排长！”二十九军弟兄们的眼睛红了，顾不得敌众我寡，向鬼子的身体一刀接一刀，不断地发动强攻……

“大队长阁下！我们已经攻战了龙王庙和平汉铁路桥，支那军人的表现很顽强，我们没有抓住俘虏。”清水节郎向一木青直立正报告。

“好！马上架炮轰击宛平县城！”

“哈依！”

与此同时，吉星文团指挥所内的电话也急骤响起。

“团座吗？我是金振中，小鬼子按捺不住，动手了！弟兄们正在铁路桥和他们反复拼杀！”

“打！给我狠狠地打！”吉星文话音未落，宛平城便在巨大的爆炸声中剧烈地震颤……

“团座！看来小鬼子是想弄出第二个‘九一八’！”

“你们要坚决顶住！我马上请示旅长，请求他派兵火速增援！”

“是！”

“你知道后退一步该怎么做吗？”

“提头来见！”金振中扯开嗓子大吼一声。

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战争，于1937年7月，在中国的华北平原缓缓拉开了序幕……

7月8日晚6时许，北平南苑第二十九军第一三二师慰问演出会场的一角……

“玉琴，您倒是说话呀！我到底能不能跟你们去延安？”望着犹豫不决的宋玉琴，于慧快急疯了。

“于先生，你要去延安的事情令尊知道吗？”挽着齐耳短发的宋玉琴兀自犹豫不决。

“知不知道又能怎么样？反正我是去定了。”

“于先生，”宋玉琴苦笑道，“您虽然是先生，但是我觉得您比我们这些学生还任性。天下哪有先生反过来哀求学生的道理呀？”

“现在不是讲究自由平等吗？呵呵！你习惯了就好……”于慧尴尬地笑了笑。

众所周知，这位于大小姐是出了名的任性。前年12月9日在北平发生了学潮，这位于大小姐亲自参与，走在学生游行队伍的最前面。事实表明，追随她的学生在全北平来说，是被捕最少的游行队伍。于慧的行为，令军统局北平站站长于孝明，以及其父亲于世超大为恼火。以于家特殊的地位，于慧个人行为代表着什么，则不言而喻。

“女大不中留啦！”于世超对自己的宝贝闺女操碎了心，总想将她尽快嫁出去也好了解自己的心病。可是于慧呢？自从收到韩柏的来信，就死心塌地为韩柏“守节”了。她不但公然拒绝父亲为她安排的相亲仪式，反而还偷偷乔装要去陕北。好在于世超发现及时，否则这又是一条爆炸性新闻。

“父亲，小慧的事情您到底管不管？她现在接触的人都有共党嫌疑，照此下去，咱家再出一个红胡子也说不定。”

“她接触共产党？你有证据吗？”

“据警察厅侦缉处处长吴郁文报告，关押在功德林监狱的共党要犯宋玉昆，其胞妹宋玉琴就与小慧经常来往。”

“共党要犯的妹妹？”于世超摇着头说道，“共党要犯的妹妹也不见得就是共产党，没有证据捕风捉影的事情我不想听。”

听到父亲这么于孝明还能说什么？这是典型的人老护犊子。没有于世超这么溺爱，自己的妹妹至于年逾二十也不找个婆家，在外面疯来疯去吗？

于慧从燕京大学毕业后，耐不住寂寞的她跑到北师大附中担任国文教员。在此期间她接触到对自己一生最有影响力的人物——宋玉昆。自从离开救国军之后，宋玉昆以中学教员的身份来到北平并秘密从事党的地下领导工作。宋玉昆原本并没有发展于慧入党的心思，但是自从将韩柏的信以拐弯抹角方式递交给于慧之后，他就发觉于慧对苏区存在着一种“向往”。他认为，凭借于慧的家庭背景和良好的“社会关系”，她是一个可以发展的优秀对象。于是，他果断通知自己的妹妹于慧的学生——共青团员宋玉琴，要积极做好于慧的思想工作。

不知不觉中，于慧就对“社会物质极大丰富”的美好社会前景产生了浓厚兴趣。

宋玉昆被捕之前，曾亲自给于慧等党外积极分子上了一堂有关“抗日救国”的时事课，在课堂上，宋玉昆用他在救国军的亲身经历，向这些女同胞们讲述了人民是怎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团结起来一致对外。当然，“白石村”之战是他重点讲解的内容，义勇军（他没敢用救国军三个字）战士那种“气吞万里如虎”的英雄气概，深深震撼着在场每一位爱国女青年。

“真正的男人就要像义勇军那样：为国浴血奋战，肩负着民族和国家复兴的希望。”于慧对她曾经深恶痛绝的“土匪武装”产生了强烈的崇拜。于大小姐是一位喜欢幻想，并且敢于将幻想付诸于现实的人。为此，她决定要向义勇军学习，要将自己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运动中，要参加革命，要和早已参加义勇军的韩柏一起，将小日本彻底赶出中国。所以从那时起，她就对义勇军的所在地——陕北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

1937年7月9日是于慧和北平告别的日子。就在那一天，她和宋玉琴等人陪着父亲，向生活了20多年的北平告别。也许是命中注定，从那一刻起，于慧便和军队有了一段不解之缘……

第1章

1937年8月22日至25日，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冯家村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，即洛川会议。

会议召开的当天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(简称八路军)，并委任了正副总指挥。

当日，八路军高级将领发表通电，宣布就职，并宣告部队已整编完毕，即将开赴抗日前线。

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对相当一部分干部战士来说，有着各种思想上的“想不通”。有的人说，过去干红军那是为了穷人翻身解放。无数战友倒在同国民党部队厮杀的战场上，如今要他们“穿国军制服”，戴“国军帽徽”，无论如何也想不通。还有人干脆提出“不干了”“到地方去”，甚至有人抚摸着身上国民党军留下的弹片，将帽徽摔在地上狠狠踩了几脚……

部队换装事关重大，对许多干部战士在思想中存在的各种“想不通”。八路军总部领导也格外关注，总部叶参谋长为此还特意下部队去检查工作。他提前来到泾阳县云阳镇 A 师的换装现场，一到现场他就感觉心情很不舒服，特别是看到有些战士捧着红五星号啕大哭的场景，一向性格坚毅的他也忍不住要落泪。但是身为高级领导干部，必须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，要对党负责。自身不能起到模范带头作用，又该如何教育干部战士？

就在他酝酿该如何向战士们进行思想动员的时候，却在无意中发现校场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，一群士兵不但早已穿好了国军制服，而且还工工整整戴着国民党“青天白日徽”军帽。从脸上上瞧去，一个个面不改色神情自若，似乎在场的悲痛气氛和他们无关似的，甚至有的战士居然斜眉冷眼瞪着那些哭哭啼啼的士兵，一副瞧不起的样子。

叶参谋长走过去仔细看了看，这支部队装备上差了些，以大刀长矛为主。但是细瞧，却发现这些兵的眼神里有着一种慑人的杀气，有的士兵不但不回避他的目光，反而还敢于和他对视。“这是哪支部队？隶属于谁的部下？”叶参谋长对这些兵有着一种另类感觉。对于这支奇怪的部队，A 师的罗主任也不清楚它的来历，从队伍中望去，居然没找到一张熟悉的面孔。

“这是从哪来的部队？”叶参谋长回头询问罗主任。

“这个……他们是刚刚从地方上赶来的部队，说是编在我们师，可具体的情况……您稍等。”罗主任走到这群兵面前问道，“你们谁是负责人？”

这时，从队伍前走出一名身材高大的汉子向他敬礼：“报告首长！老八团副团长郑东贵向您报到，请求您的指示！”

“老八团？”罗主任愣住了，他反问道，“我们 A 师有这个番号吗？”

“报告首长！没有！”郑东贵不卑不亢。

“那是谁给你们这么奇怪的番号？”叶参谋长越发越觉奇怪，忍不住插嘴问道。

“报告首长！我们老八团和他们不一样，”郑东贵没有正面回答问题，而是抬手指着那些正在流泪的部队，“我们老八团换行头就跟喝凉水似的，只要知道自己是干啥的就行！”

“噢？”这几位领导听罢，互相看了一眼。“那你说说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不管穿啥衣裳，咱还是人民军队，还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兵！”

“你们瞧瞧，你们瞧瞧！”叶参谋长不禁拍手称赞，他转身对其他领导干部说道，“你们看看人家这觉悟，看看人家的兵是怎么带的？对了，你们团长是谁？”说着，叶参谋长忍不住向郑东贵两边瞧去。

老郑的表情就甭提有多古怪，他干咳一声，心想：“还是照老郭的吩咐多说几句漂亮话吧！只要能把这些首长忽悠晕，忘记咱们团长的事情，剩下就好办了……”想罢，他挺胸抬头高声叫道：“请首长放心！无论何时何地，我们老八团始终都是党指挥的枪！”

“我是问你们团……”

“我们团原先叫‘冀热辽民众抗日救国军’。”郑东贵回答得干脆，概念偷换得也比较恰到好处。

“噢……原来他们是‘救国军’……”叶参谋长点点头，可是心头上的怪异却更加浓郁。“那你们为什么又叫老八团呢？”看来郭仲良的“阴谋”要得逞。

“我们原本就是一个军级建制。参加察哈尔抗战后，部队被重新整编，改编成‘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第八军’。后来到了陕北，根据革命需要，我们被降了一级，改编成红XX军第八师。本想找机会好好干一干，争取再弄回到军。谁曾想上面又下令叫咱们改编成国军，而且还缩编成一个团？就是改编成一个团也行，您总得给个番号吧？可是连个番号也没给，还叫咱们等通知。没办法，我们团长一气之下就说：‘爱给不给，我还不要了，那些花里胡哨的番号愿给谁给谁，我不稀罕！反正咱从前就叫八军、八师，也不差现在给自己弄个‘八团’！别看咱现在是‘团’，可要论起打鬼子，陕北这些兄弟部队谁也没有咱资格老，以后咱就叫老八团……’”郑东贵有意无意，将某些人口头禅中的“老子”，巧妙地换成了“我”。

“噢……”几位首长全明白了，原来“老八团”的称呼是这么来的。不过，这几位首长在恍然大悟的同时，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。叶参谋长问道：“听说你们和鬼子交过手，而且成建制地消灭过鬼子部队，到底有没有这回事？”

“没错！小鬼子在我们手底下从来就没有占到过一点便宜。”提到老八团的“光辉事迹”，郑东贵就甭提有多骄傲。

“噢……果然是名不虚传哪！”叶参谋长用一种赞赏的眼光打量面前这些兵，果不其然，这支部队从目光中透露出的冷酷和杀气，是别的部队所没有的。“果然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、精兵啊……”他正在想着，突然郑东贵出声哀求道：“首长……那个……那个啥……您能不能别从我们团抽调骨干？”

叶参谋长一愣，心想：“你怎么知道我打算抽调骨干呢？”别说他有这种打算，就连A师肖副参谋长和罗主任心里也有这种打算。和日军交过手的部队那可是宝贝，现在八路军里就缺乏这种人才。对于老八团，大伙都像恶狼一样盯着，大伙都想挖挖墙脚，哪怕是撬下一块“砖”那也是价值连城的宝贝。

“首长！我们团已经被抽调一千多人啦！现在就剩下这两千七八百号人，您能不能手下留情？给咱们留点家底儿啊！”老郑几近哀求地说道。

“你们团长呢？我想见见他。”叶参谋长避开话题。

“我们团长……”郑东贵龇龇牙，眼见首长没中圈套，实在是无计可施，“我们团长他……”

“你们团长怎么啦？他哪里去啦？”叶参谋长对他这种吞吞吐吐的表现很不满意。

“请首长高抬贵手，再给他一次机会……”

“你说什么？你们团长到底怎么啦？”

“我们团长被关禁闭了……”郑东贵带着一种极其复杂的表情，慢慢低下了头……

“怎么回事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叶参谋长回头严肃地看了看罗、肖二人，随后又回身向队伍中喊道，“你们参谋长呢？叫他过来说话！”

“报告首长！老八团参谋长郭仲良向您报到，请求您的指示。”郭仲良迈出队列，从容跑到几位首长面前。

“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罗主任低声问道。

“报告首长，我们团长前几天带人出去‘转了转’……结果回来后……”郭仲良说不下去了。

“转了转？他上哪儿‘转了转’去啦？怎么‘转’的？”叶参谋长十分关心这个问题。

郭仲良稳定稳定情绪又道：“也没上哪转，就是半道碰到了国军。我们团长说了，谁叫他们没事拿着德国家伙在咱眼皮底下瞎晃悠呢？到嘴的肥肉没有吐出

硝烟散尽

去道理，所以……所以就率领部队把他们一个营给缴了械……”

“噢……我明白了，”叶参谋长点点头，“怪不得前几天国民党代表指责我们，说我们破坏‘合作’。我还奇怪，到底是谁这么胆大包天？原来说的就是这个愣小子啊！哈哈……”叶参谋长笑了，他觉得八路军里能有这么一位活宝，简直是不可思议。

A师其他几位首长也笑了，罗主任微笑着对郭仲良说道：“你还傻站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去通知他，叫他马上归建！”

“是……可是……”

“可是什么？”

“可是那缴获的武器……”

“你们留着吧！这批武器，国民党已经算在划拨给我们的战略物资里面。”

“谢谢首长！谢谢首长！”郭仲良美得合不上嘴。

由于洛川会议的举行，A两位师长没有来到誓师大会现场。

罗主任宣读并进行了简短的动员报告后，B旅作为先头部队，整装待发。

戴上了军帽，那些哭天抹泪的兵也逐渐安静下来。有的人抬头看看队前的“青天白日旗”，心想这手下败将的东西到底灵是不灵，能不能保佑八路军打胜仗呢？就在大家心潮澎湃，热血沸腾的时候，A师两位旅长却当众吵了起来。

事情的起因还是在老八团身上。C旅徐旅长一来到现场就发现不对劲，自己事先打过招呼，拨到麾下十拿九稳的老八团居然没站到C旅的序列。他一开始还怀疑是不是老八团人生地不熟站错了。可是到后来，他越想越不对，自己和老八团早在红军时期就打过交道，按理说老八团的干部战士不至于连他是谁都不认识吧？“怎么回事？是不是出了什么差错？”他越想越觉得不放心，好容易熬到首长讲完话就再也忍不住，亲自上前询问缘由。

没曾想，刚走到B旅的队列前，B旅陈旅长就主动迎接过来，而且态度很热情，不停地向徐旅长问东问西。徐旅长哪有那份好心情？他向陈旅长摆摆手说道：“老陈，我现在公务在身，咱们一会儿再说。”说罢，迈步就要去找老八团。

“哎！老徐，你要干什么？”陈旅长一把将他拦住。

“老八团站错位置了，我叫他们归建。”

“老八团？”陈旅长笑了笑，“那就不必了，老八团现在的位置挺好的……”

“嗯？你什么意思？你说老八团怎么着？”

“我是说，他们没站错，从头到尾，他们就是我B旅的部队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！”徐旅长急了

“说一百遍我也是这句话，老八团是我们B旅的主力团！”陈旅长也没客气，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，谁怕谁？

“好你个卑鄙无耻的……你居然敢挖我的墙脚？你……你……”

“老徐，”一看徐旅长脸色都青了，陈旅长赶紧劝道，“老徐啊！你也不容易，要不这么办，我拿别的团跟你换，你看行不行？”

“门都没有！你当我C旅是什么？把我们看成是要饭的？随随便便拿一个破团就想打我？”

“破团？你居然敢说我的团是破团？你出去打听打听，全国还有没有比他们更好的团？”

两位旅长吵起来，C旅还好说，B旅两位团长心里这个气啊！暗道：“咱们怎么啦？就让人家这么瞧不上眼？他老八团有什么呀？不就是跟小鬼子干过几仗吗？那能怎么样？眼睛里就没人啦？有本事是骡子是马咱们战场上见！看看到底谁是破团？”

两位旅长吵架，这件事情非同小可，几位师领导陪同总部首长一起过来询问原因。

“你们俩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吵架？”叶参谋长很生气。

“你问问他，你问问他办的都是什么事儿？”徐旅长看来是气坏了，连上级之间的礼貌都顾不上。

“没什么，一点小事情，老八团给了我们旅，他看着眼馋。”陈旅长不愠不火地回答。

“老八团？”叶参谋长点点头，他不由回头看了看郭仲良等人，自言自语道，“老八团，又是这个老八团，今天我的脑子里全是这个老八团……”

陈旅长相中老八团是在一次偶然的的机会。几天前B旅战士进行刺杀训练，当时陈旅长也在场，他正在为部下这种如虹气势而陶醉的时候，突然发现一个很不和谐的情景：几位新报到的战士坐在行李上，瞧着老红军那娴熟的刺杀技术动作，个个撇着大嘴一脸不屑。

“你们是哪个部分的？”陈旅长带着几分怒气上前问道。那年代，当首长的都护犊子，一见有人瞧不起自己的兵，比扇自己两记耳光还要难受。陈旅长也不例外，而且还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“报告首长！我们是从地方部队来的。”

“地方部队？”陈旅长更生气了，心想，“一个地方部队的兵居然敢看不起主

硝烟散尽

力部队，可真牛啊？”不过，当时他强压怒火没有发作，只是冷漠地问一句：“你们好像对主力部队的刺杀技术不以为然，看来，你们是打算讨教讨教喽？”陈旅长这句话本来是想震慑一下这些兵，不料，这些兵早有此意，一听说可以“探讨”一下，几个人马上脱衣服，有的甚至连背包也没解下，直接从训练场上抓起木枪。

“嗨！还真挺牛！”凭直觉，陈旅长觉得这几个人不简单。

这些人当中，有一个战士转身向身边的战友喊道：“弟兄们！今天是自己人切磋，就不要使用咱们惯用的战术。我水平最凹，我先来，我不行你们再上。”

“我水平最凹？”陈旅长又气又乐，心说，“居然还知道谦虚啊？这世上怎么会有这种人？”

不料，剩下的几位不干了，其中一位喊道：“少他妈扯淡！这么多人你能全包吗？咱们自己干自己的，放躺下最少的那位，记着晚上请酒儿就行！”

这几位各自站好位置，一招手，专挑老红军当中的刺杀骨干。不但如此，而且每人一挑就是几个，最少的那位，也挑了三个对手。

陈旅长不说话了，看起来这几个人都有两下子。他想好好目睹一下这几个人是如何应付面前那些刺杀骨干。

一声“开始”，这几个地方兵的气质就完全变了。个个双眼血红不说，浑身上下居然还冒出一股子瘆人的杀气。这种杀气不但陈旅长能感觉到，参与对抗的红军战士，感觉得更加强烈。

陈旅长将目光放在对手最多的那一位身上。这小子一人挑战五个，随着开始命令的下达，他猛然突刺挑在右边对手的软肋上……由于动作太快，陈旅长没有看清他详细的技术动作。不过，随后的情节他完全看得一清二楚：两杆木枪被挑得高高飞起，两名空手的红军战士捂着软肋蹲倒在地上……从手指缝流淌出的鲜血来看，估计虎口已经被震裂。

“你们三个一齐上！”地方部队的士兵喊道，“快点！老子不想晚上请别人喝酒。”话音未落，又一名红军战士被他一枪远远捅了出去，呛人的尘烟中，这红军战士仰躺在地高举着双腿，捂着自己的前胸久久喘不过气来……

剩下两位就更好解决了，这地方兵斜刺刺倒一个后，猛然转身将枪托轻轻抵在最后一位战士的耳门上……

“别打了！都住手！”陈旅长实在看不下去了，就在他话音未落之时，场上水平“最凹”的地方兵，也已将木枪抵在最后一个对手小腹上……

陈旅长倒吸了一口凉气，心想：“今天真是遇到了鬼，这世上居然还有这么恐怖的兵？”

经过了解，这几名地方兵说自己这两下子在原部队也就是个普通选手，比他们更厉害的人多了去。

“你们还是最普通的兵？”陈旅长觉得他们在吹牛，他不信，非要再考核一下这几个人的技战术水平。不料他看过几个兵的战术动作、战术配合、战斗意志和应变反应能力之后，直呼“大开眼界”。

“你们是怎么训练出来的？下过不少苦功吧？”陈旅长好奇地问道。

“那当然，吃苦是少不了的，不过小鬼子比我们吃的苦头还要多。一对一不使用重武器，我们一个团解决他们一个甲种师团的联队，轻飘飘！”撂倒最多对手的士兵回答道。

“啊？你们……你们和小鬼子交过手？”

“那当然，就小鬼子那两下子，给我们提鞋都不配！不过你们就不行了，我瞧着你们三个兵能不能用刺刀解决人家一个，就很难说了。”

陈旅长无话可说，本事不是靠嘴巴吹出来的，人家的实力就在眼前明摆着不服都不行。“你们原先的部队属于哪个部分？”陈旅长问道。

“报告首长！整编之后还没有固定着落。”

“那番号呢？”

“老八团！”

陈旅长摇摇头，心道：“没听说过……”

没听说过不要紧，关键是这样的兵越多越好。陈旅长当即下令把几个人全部提升为军官，最差的也是位副排长。陈旅长向来看重能力，他对这几个人说道：“我把战士交给你们，你们必须给我保证，能带出像你们这样的兵！”

“是！”几个人觉得这件事简直就是“轻飘飘”。

离开校场后，陈旅长的心思开始活了，他想：“如果我能把这支部队完全收归麾下，那可就……”他“野心”还不小。

陈旅长真就这么做了，他带领警卫员赶到老八团的驻地，仔细这么一观察，发现那几个兵说得果然不差。从一个普普通通哨兵的眼神，他就感觉后背直冒凉风……“这支部队的领导简直就是打仗天才，居然还有人能把兵训练到这种份儿上？”想着想着，他突然反应过来一件事情，“哎呀！我怎么糊涂呢？像这样还没有婆家的‘姑娘’，那不仅是我一个人相中……不行！赶紧下手，抢！”

陈旅长急三火四赶到政治部，一打听，果然，想要老八团的人都排成了队。那时老八团对外还不叫这个名字，但是这并不妨碍众多首长对他的垂涎三尺。事先打过招呼的人太多，以至于政治部干脆连登记都免了。

“陈旅长！你来晚了，你瞧瞧，想要这个团的首长太多，除了你们师的师首长还没来过，其他两个师的师首长、旅首长都排成了队。就连有些团长也在打他们的主意，想挖几个墙脚。你们师的徐旅长那就更不用说了，每天早、中、晚固定三遍电话一再打招呼。都是自己的同志，你说，你让我们怎么照顾？”政治部的干事很为难。

“这还用问吗？当然是先照顾我们旅！”陈旅长一瞪眼睛，“长征途中我的部队是先头部队，伤亡最大，损失也最重，你们不照顾我照顾谁？”

“那倒是，可是想要的人太多，您总该叫我们开会讨论讨论吧？”

“讨论什么？”陈旅长火冒三丈，“就这么件破事你们也做不了主，我还指望你们什么？不行，我去求主席，我就不信主席他老人家不答应？”

陈旅长去求主席，可他还是来晚了。别看A师林师长是个不愿意多管闲事的人，可他这次却带着徐旅长的恳求专程来找主席……

听过陈旅长的请求，主席觉得这件事情很难办，他风趣地对林师长说道：“你的手下要搞‘武装斗争’，你这个师长的日子难过喽！”

给A师哪个旅都行，我没意见。”林总当然没意见，反正肥水不流外人田。

“送给你那其他的师长会有意见，我这门槛也要花钱修一修。”

“这是没办法的事情，”林师长说道，“我们师要率先开拔，能不能打好对日作战最关键的一仗，关系到全党全军在今后对敌斗争中的地位和士气。所以，我请求中央将这支战斗力极强的部队划归到我们师。”

“是啊！”陈旅长也恳求道，“我们旅是先头部队的先头部队，希望主席能够考虑我的请求。”

主席吸着烟在窑洞里徘徊，瞧的两个部下心里直长草。突然，主席停下脚步问道：“这个部队的领导是怎么考虑的？他们打算跟随哪位旅长？”

“这个……”二人都没言语。事情太过匆忙，连跟老八团接触的时间都省下了。

没有“感情基础”就想娶人家“姑娘”过门，主席觉得这件事情很好笑，他笑道：“瞧瞧！一家媳妇两家要，这下可难办喽！”

事到如今，陈旅长是豁出去了。他拍着胸脯打保票，不但跟主席立下了军令状，而且还说：“打不赢第一仗，您就枪毙我！”

总之，在主席的首肯下，老八团总算是被心力交瘁的陈旅长抓到了手。

陈旅长心里这个美呀！嘴都合不上了。正想连夜赶到老八团驻地去会会那位“神奇”团长，没承想手下负责“监视”老八团的侦察连长过来报告，说老八团